

社科书架

# 《新闻评论三十八策》：探讨新闻评论写作规律



《新闻评论三十八策》  
张登贵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张登贵，原籍浙江象山，1943年8月生于宁波，1961年入伍，1978年转业，1988年调入宁波日报社，曾任评论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理论评

论部主任、编委，高级编辑。张登贵（笔名张弓），自1964年在《解放军报》等四家报纸发表通讯（合作）《小岛“北京路”》起至现在，共撰写新闻和评论作品1500余篇，约200余万字，主要发表在《宁波日报》《浙江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瞭望》《半月谈》及香港《大公报》等几十种报刊。新闻作品先后获省级以上新闻奖70余次（篇），3次获中国新闻奖，其中，2002年《再反一次党八股》打破了宁波市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奖“零纪录”。在《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实践》等专业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已出版新闻、评论、学术、散文及翻译小说集11部。自2005年起，在宁波日报时评版开设个人专栏“张弓慢评”。

张登贵1997年被评为“浙江省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2002年被评为“浙江省首届飘萍新闻奖（人物）”，2005年被评为“宁波市首届宣传文化系统杰出人物”。

米博华

几十年了，我和张登贵同志都在做新闻评论工作。他现在已退休，我还在岗位。这是第二次应张登贵之约，为他的新著写点赏析的文字。这是他的信任，更是我的殊荣。同道相望，不禁心驰神往；知己之交，当以同怀视之。

登贵是宁波人，为人内敛，做事周到，举止儒雅；而登贵的评论，却很有骨力，直言无隐，锐不可当。评事和说理，下笔不休，拈以即透，捧喝悟道，止在片时。

登贵的执着和坚韧，令人敬佩。

所谓执着，是说在新闻评论这个岗位上，他不懈努力，乐此不疲。登贵的刻苦少有人能比，在这部《新闻评论三十八策》书中，人们可以看到，无论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文字之中都透出他对评论的热爱和执着。一个人的一辈子可能干许多事，但真正喜欢的并不多，真正执着的就更少。登贵对新闻评论始终热爱，从不患得患失，从不左顾右盼，

## 序

所以对这一行的研究臻于精通。所谓坚韧，是说登贵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前些年得了一场大病。我问候他时往往刻意回避一些敏感话题，但每次和登贵通话，都会感到岁月的丰饶和历经沧桑的深度。退下来这几年，他不停学习，不停思考，不停写作，文章益发圆熟而心态越发从容。萧伯纳说：“六十岁后才是真正的人生。”此言甚恰。不被世俗价值观所左右，才有淡定的人生；摆脱空虚无聊的生活，才能在事业上保持活力。我深深地祝福老朋友。

《新闻评论三十八策》，是登贵同志多年从事评论工作的经验总结，它的价值远超过教科书。因为，新闻评论归根到底是是一项实践的本领。该书一是从实践入手，对理论梳理概括。单篇看是专业技术问题，连贯起来看则是一部探讨评论创作规律的学

术著作。二是注重研究评论创作的特殊性。评论创作的一般原理并不复杂，难在面对一个个话题，找到立论的角度，把握论说的分寸，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这才是真金。没有过评论写作实践的人，也许不解诸如“欲擒故纵”“小题大做”“避实就虚”等等战法，有过一定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会击节拍掌，发出会心的微笑，感到一种打开心锁的豁然。三是注重可操作性，有案例，有解读，解读紧紧围绕着案例，案例证明着道理。这不仅给人们阅读的方便，更使人悄然进入创作和讨论的过程。亲切、贴近，也许是最好的教学和最佳的切磋。

我与登贵是同行，自然有和他相同的体会。非常惭愧，至今也未曾写出这样的专著。登贵的专著出版对我也是激励，促使我加快完成已经写了一半的小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感激他，更要向他学习。

2013年5月于北京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 讲究策略与艺术 提高新闻评论的引导力

张登贵

中国的新闻媒体，无一例外地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谁要是忽视了这种责任，或者做得不到位，谁就将被视为失职失责。所以，对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所有新闻样式，甚至广告，都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能否正确引导舆论，在引导社会舆论上发挥作用得怎么样，是评判一篇稿子、一家媒体及媒体老总水平的首要标准。

其实，承担舆论引导责任的，不仅仅只有中国的新闻媒

体。我接待过一位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她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回答完她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后，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日本的新闻媒体是怎么认识和实践舆论引导的？她回答说：日本也非常重视舆论引导。媒体在策划重要新闻时，如何体现他们的主流价值观这个问题，一直被放在重要位置。但是，他们的引导方法不像我们这样直露。我的理解，他们比我们更讲究引导的策略和艺

术。

新闻报道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播一般信息的。传播信息也有导向的要求，但只要控制住不引发负面效应就可以，只有重要的新闻报道，才负有重要的舆论引导责任。但是，即使是重要的新闻报道，它们也是通过新闻事实来实现对舆论的影响。编辑部的思想、记者的意图，统统隐藏在新闻事实背后。编辑则通过编辑语言来体现思想倾向。就是说，新闻报道引导舆论的功能，是通过“寓理于事”这种间接的方式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评论的功能逐渐拓展，反映社情民意已经成为媒体评论的一项重要职责。我把报纸特别是党委机关报评论的职能归结为两项：一是上情下达，这主要由代表编辑部发言的评论承担，如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及编者按语等；另一类是下情上达，这主要靠众多的专栏评论和署名评论。评论既能传达党委、政府的精神，又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与要求，既要让群众领会上级的思想与部署，又要帮助党政机关了解民意，它的地位就更重要了。

评论与新闻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说理。这种直接表达意见的文章，对读者就某种社会现象、某个重要事件的认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持有相同意见的读者，可能因此受到支持和鼓励，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对于本来认识不是很清晰的读者，可能在评论的启发下，理清了看法；对于持有不那么正确看法的读者，可能被说服了转而放弃原来的看法；对于暂时没有被说服的，也了解了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或有威望的评论员的观点，对自己所持的观点自然也会做些思考。总之，新闻评论能对社会舆论有直接和深入的影响。

股腔的评论，不仅不能使人接受，还极有可能让读者产生反感甚至厌恶。

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让读者能够接受新闻评论的思想观点，从而实现引导舆论的最佳效果。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必须讲究策略和艺术，以提高评论在引导社会舆论上的影响力。毛泽东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新闻评论的创作和编辑上，策略和艺术也有如同生命一样的价值。

的用心，每一“策略”之后都附上了例文，少则一篇，多的四篇。所引文章及目录是本人撰写或参与编辑的作品。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新闻系的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为各类媒体评论员及编辑们提供工作借鉴。

评论写作的题材五花八门，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些策略可能会完成历史使命，但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创造新的策略予以应对。在有生之年，我愿与年轻人一道继续探索前行。

(本文是作者为《新闻评论三十八策》所写的前言，题目为编辑所加)

## 更把金针度与人 ——读《新闻评论三十八策》

易其洋

上大学时，便读到过张老师的两篇评论《胡干清何以能胡干？》和《春节扯“淡”》，观点新颖，角度巧妙，文字朴实，论述深入，让人过目难忘。大学毕业后，进入宁波晚报工作，才知道张老师“近在身边”。自己爱写评论，再看张老师的评论，常常忍不住想：写出好评论，有啥诀窍呢？

2002年底，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要调我，专职从事新闻评论编写工作，之所以愿意，真心喜欢评论和真想跟随张老师学习评论写作是重要原因。从那时起，直到去年上半年张老师“离开报社”，十多年间，在他的指导和陪伴下，我走过了那段异常艰辛而又极其愉悦的评论学习旅程。那些日子里，我们所忙所累并为之倾心醉意的，唯评论而已。

张老师教授评论写作，是典型的“案例法”，不光说明写什么、怎么写，还说明为啥要这么写，不这么写会怎么样，举自己的例子、别人的例子，举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让人信服，而且实用。这不是说把一篇评论写完就好了，而是总结和发现评论写作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提升到方法论的层次，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目的。

最初，像所有急于求成者一样，我也问过张老师这样的问题：评论写作的诀窍到底是什么？记得张老师的回答是：评论，关键是要回答“为什么”，能回答一个“为什么”，就是一篇合格评论，能回答两三个“为什么”，就够得上一篇上乘评论。这样的诀窍，简单吗？简单，能做到吗？很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变动不已的事实和社会，不到“草叶亦可为剑”的地步，出手前，就算默念诀窍一千遍，也往往力不从心。这里，有学识、阅历、情感、思想不足的问题，也有技巧和方法不对的问题。

同样的事情，有人不会做、做不好，有人却得心应手、成就卓著，其中必然是有诀窍的。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并没认真想过，系统总结过自己的诀窍所在；有的人想过了，总结过了，却要么是细枝末节、一鳞半爪，要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有的就算总结得头头是道，也藏着掖着不肯说，生怕被别人学去了。

现在读张老师的《新闻评论三十八策》，跟张老师学写评论的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每一“策”，他都说起过很多次、很多遍，好多依“策”而成的评论，我就是编辑、第一读者或写作者。实际上，那时候，他三度获中国新闻奖，积数十年评论写作与研究之功力，早已是成“策”在胸，落笔行文无所滞碍。当时，那些“策”还没有现在书中所说的“先声夺人”“攻其一点”“出其不意”“指桑说槐”

“顺手牵羊”“寓贬于褒”“敢唱反调”“目中无人”等名号。但因为也有过困惑和思索，有的我当时就记住了，领悟了，会用了；有的直到今天再读再想，才有豁然开朗之感；有的多次细读深思，也只能说是“看懂了”，而不敢说“用得会好”。

记得当年读张老师的论文《顺藤摸瓜与顺瓜摸藤——新闻与言论写作比较谈》，深为叹服——抽丝剥茧一般，将新闻和评论的关系讲得透彻而通俗。这正是张老师评论写作乃至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不光知道自己写什么，还会想明白、说清楚为啥要这样写。学写评论，常犯而且很难克服的一个毛病是大而不当、大而空泛。以西安的羊肉泡馍作喻，张老师将评论写作的常用手法概括为“大题小做”。说得简单点就是，无论论述多么大的主题，都从一件事、一句话、一种现象、一个由头入手，理从事出，就事论理，把道理掰碎了，泡软了，让读者好咀嚼，好消化，好吸收。张老师先前的评论作品集，都以《大题小作》名之。《新闻评论三十八策》，分为大策、中策、小策和无策，“大题小做”居大策之首，乃三十八策之第一策。这也是我十多年来苦苦练习，慢慢体悟，渐渐掌握后很是好用的评论写作技法。

评论，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就算知道“诀窍”所在，也只能在写作中领悟和掌握。就像那个卖油翁所说“无他，惟手熟耳”，亦如那个庖丁所言“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评论员的“熟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沿着“华山一条道”，心无旁骛，孜孜以求，不断积累知识、阅历、情感和思想等的“面壁”和“渡江”。在“无策”中，张老师将此列为第三十七策，名为“厚积薄发”。之于评论，我热爱且投入，但张老师的勤奋与执着、善谋与深思，让我只能“心向往之”。张老师的评论写作成就，以及这“三十八策”，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学习、勤奋观察、勤奋写作、勤奋思考的结果。

金元好问有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金针度人，意为把高明的方法传授给别人。年逾古稀，张老师写就《新闻评论三十八策》。这是一位资深评论员经验的总结，教训的记载，智慧的积累，思想的沉淀，是写好新闻评论的一枚枚“金针”。喜欢或有志于评论写作者，且不说这“三十八策”全能掌握，就算真能学会其中一二，也会受益无穷，至少能把评论写得像个评论的样子。这样的“金针”，委实难得，张老师“更把金针度与人”，是他一贯的作风，也是我等的福音。

(作者系宁波日报网理论评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社科书架

说法

我认为，评价一座博物馆的优劣，应以博物馆的绩效为标准，以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而不应该简单以参观人数、藏品数量来界定。一座博物馆尽管拥有一流的馆舍造型、一流的展厅条件、一流的文物藏品，甚至拥有一流的员工素质，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职能，不能很好地为观众服务，也不是真正一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一直在思考故宫文化如何与今天的人们顺畅对话的问题，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文化创意，将文化遗存与当代人的生活、审美、需求对接起来，让故宫博物院更加“接地气”。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创新和发明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发明是科学家、发明家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明由科学家、发明家在实验室里完成，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发现它，始终是发明，而不是创新。创新必须在经济生活中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明家跟企业家还没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合作在一起。这就需要靠企业家自己去找，要靠发明家自己去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有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不管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创意都是第一步，第二是创新，第三是创业，创业是最后落脚的地方，创新创业都离不开最早的创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当前部分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智库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区别，仍将自身定位停留在搞纯学问、基础研究上。以科技史为例，天下没有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纯科学”。20世纪到现在，科技发展的高潮是在二战之后，它刺激了军事科学发展。当时几乎所有重大科技进步，比如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都是美国军事工业推动的，因为它提出了真实的需求，正是这些真实的需求推动了基础科学的研究的不断进步。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只有在为现实服务中，才能提出真正的学科发展方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数字

45%

——《中国网络主播生态调查报告》显示，以映客、花椒、一直播等平台各自排名前1000位的主播为例，其平均的累积收入是199665元。45%的主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17%的主播月直播收入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超3万元的仅有13%。

73.28%

——截至2015年底，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为1509.81亿元，占全国研发支出78.55%；申请专利数量为9.85万件，占到了总量的82.08%，各项数据远超全国其他地区；研发人员区域间的不平衡也十分明显，2014年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数量为65.51万人，占全国研发人员数量比例为73.28%。

37.4%

——经过多年努力，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特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辽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2015年的45.1%，相当于全国在2012年的水平。黑龙江服务业的比重则提高至50.7%，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而吉林这一比重还比较低，仅为37.4%。